

苏联名记者 写作经验谈

〔苏〕格·萨加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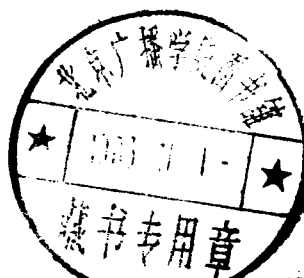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苏联名记者写作经验谈

〔苏〕格·萨加尔 著

徐耀魁 段心强 于 宁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G212
SJE

326450

苏联名记者写作经验谈

〔苏〕格·萨加尔 著

徐耀魁 段心强 于 宁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65,000字

1983年5月第一版 1983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统一书号：7203·045 定价：0.70元

译者的话

这是一本介绍苏联著名新闻工作者和作家的实践活动、创作经验和工作方法的书。本书所介绍的十九个人中，既有苏维埃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也有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既有在中央新闻机构工作的，也有在地方新闻单位工作的；既有从事文字报道的，也有从事摄影报道的；既有报刊的编辑、记者，也有广播电视的编辑、记者；既有采写国内各行各业的记者，也有专门报道国际问题的驻外记者。

这十九个人所谈论的问题，几乎包括了新闻创作的各个方面，有的作家还谈到了文艺作品的创作问题。这些人分别就报刊上的各种文体，诸如消息、通讯、报告文学、政论、小品文等的创作问题，包括题材的产生，材料的搜集、整理，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经验、体会、工作方法，并且对新闻理论和苏联新闻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通过这些人的介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代苏联新闻界的概况，大致了解苏联新闻工作者的创作活动。书中所介绍的经验、体会和工作方法，对我国新闻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同时也应该指出，这些人都是结合苏联的现实来谈论自

己的创作活动的，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苏联当代的一些问题。我们在阅读此书、借鉴他们的经验时，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本书作者萨加尔是苏联的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界工作了近五十年。这本书是他对二十五个著名记者和作家采访之后经过加工整理，以访问记的形式写出来的。原书名为《二十五次采访记——新闻工作者是这样工作的》，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十八个人谈国内新闻报道，第二部分七个人是专门谈论国际问题的采访和写作的。我们翻译时从中选出了十九篇。这样，中译本只介绍了十九个人，书名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在每篇文章原来题目后面加了一个副标题，同时对每篇文章所要谈论的人物，作了简要介绍。另外，原书各篇文章的先后次序，是按照所要介绍的记者和作家姓氏的俄文字母顺序排列的，我们没有改动，谨在这里一并加以说明。

一九八二年五月

目 录

奇妙的合金

——阿加波夫谈特写 (1)

六千张穿孔卡片

——阿勒尔谈如何处理读者来信 (14)

如果你造诣高深

——戈洛瓦诺夫谈科技报道 (25)

当你自己心潮澎湃的时候

——格里巴乔夫谈作品的语言问题 (36)

编辑与写作

——德罗贝舍夫斯基谈报纸主编的工作 (50)

远与近

——卡达耶夫谈新闻工作的特点 (67)

表达心声的政论

——柯恰尔是怎样写政论文的 (76)

无线电广播史上的专家

——列杜诺夫谈怎样搞好广播电视报道 (87)

什么是小品文

——利霍杰耶夫谈小品文写作诸问题 (107)

他的特写的主人公是矿工

- 莫斯卡连科谈特写的写作 (119)

“我用三个手指拿着笔”

- 波列伏依谈他的写作经验 (134)

在俄罗斯农村漫游

- 拉多夫谈农村报道 (149)

记者

- 利亚伯契科夫谈他的记者生涯 (165)

探索未知的世界

- 萨尔基索夫谈地方报记者的工作 (180)

英雄人物的文学探索

- 斯米尔诺夫谈电视文学 (192)

报告文学作家的命运

- 苔丝谈报告文学的写作 (204)

摄影记者

- 乌斯季诺夫谈摄影报道 (220)

工作热情是她的生命

- 莎吉娘谈写作 (233)

尽管国王在击鼓奏乐

- 霍赫洛夫谈国际问题报道 (250)

奇妙的合金

——阿加波夫谈特写

阿加波夫简介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阿加波夫于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九日出生在第比利斯。从二十年代起他开始写诗。曾任《争取工业化报》的记者。他是苏联工业题材特写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作品里主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工人和科学家们的创造性劳动。他的主要作品有特写集《创造世界的材料》、《革新者的功勋》，电影剧本《斯大林格勒的再生》（获国家奖）、《战胜国的一天》（获国家奖）及游记《布鲁塞尔之行》等。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几乎都在《争取工业化报》当特写作者。

“那几年是我的‘大学年代’。”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阿加波夫回忆说。

他原来学的是语言学，但却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技术和经济，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来了。他到工厂和建筑工地去工

作，就象是一个见习的经济专家或者要从事论文写作的技术人员一样。

“我们及时地进行新闻报道，积极干预了大工厂的建设进程，分析了新建工程和现有企业的状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新闻记者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国家监督员和鼓动员。

“报纸记者在建筑工地的生活条件是困难的，但没有一个人想去过舒适的生活。那时虽然很多东西都缺乏，但我们热爱那个时代。

“人们在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劳动，在世界上那完全是一种新的、史无前例的现象。人民在忘我的劳动中，感到了人类真正历史的开始。

“大家都清楚，他们是在创造未来，困难只是暂时的，有朝一日，一切都会建设好的，一切都会井然有序的。”

作家阿加波夫说，他力图揭示出技术进步的伟大意义，创造出推动技术进步的人物形象，使读者去领会技术的美妙境地。他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特写，在那些特写中，他描述了人们劳动的力量，这些人从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不再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财致富和投机倒把而劳动了。

在第聂伯河工地，在查波罗什钢铁厂工地，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高尔基汽车厂工地，到处都可以见到阿加波夫。

我们回忆起了建设汽车厂的情形。天气十分寒冷，从伏尔加河那边吹来刺骨的冷风。那些瓦工（他们从前都是下新城的、弗拉基米尔的、坦波夫的、库尔斯克等地的农民）戴着防寒的帽子，穿着羊皮袄，戴着大手套，正在修建巨大的

装配车间的厂房。阿加波夫登上脚手架。他想亲眼看看一切，同那些瓦工、同工长聊一聊。

冬夜是漫长的。他常常到工程处主任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查列夫斯基（现已去世）那里作客，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谈论巨大的汽车厂的建设技术问题，谈论原材料不足以及怎样完成计划的问题。他还到芝加哥建筑公司的代表——一位头发斑白、面颊粉红的麦特尔先生那里去，向他详细地打听美国建筑工业企业的施工方法。

他的笔记本里记满了数字、事实和各种印象。

他作为《争取工业化报》的特派记者，向读者介绍了工地的英雄们——既有工人，也有专家，反映了他们是怎样解决那时初次碰到的复杂的技术问题。这位特写作者向人们描述了一幅未来的美好图画：在祖国的道路上，到处奔驰着苏联造的汽车，遥远的距离缩短了，节约了人们的宝贵时间。在他的特写中，除了题材新和写作手法巧妙外，引人注目的是论证的精确性和事实的准确性，叙述的鲜明性和条理性。

他说：“我们有些人往往这样想（这完全是错误的）：如果给报纸写文章，那么文学语言就是个无足轻重的东西……当然，记者的艺术在于写得简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样做可以不要借助于文学语言的丰富的表现手法。

“如果你是一个记者，而且又是一个特写作者，那你就应该成为乐队中突出的独奏者，就应该有自己的‘演奏法’，就要创造自己的文学风格。当然，我没有鼓吹什么标新立异的想法。不，我所要谈的是，每一个记者都要形成自己的

文学风格。

“一个新闻工作者，可以为普及各门科学和技术做出许多工作。但不应忘记，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已经相当专业化了，相当复杂化了。为了阐明某一科学现象，并能通俗易懂地讲出它的全部意义，就需要了解很多东西，并且需要严肃认真地去了解。”

阿加波夫把特写看成是新闻的一种特殊的文体，是一种特殊的合金。一方面，特写中的材料要建筑在记者接触到的事实的基础之上，因此它具有最大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如果特写中感觉不到作者对所写的事物的态度，那就不称其为特写了。不表达记者个人观点的特写，那准是枯燥无味的。

“至今我还记得，我是多么激情满怀地阅读了米哈伊尔·柯尔卓夫^①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组有关西班牙的特写。后来我了解到，他积极参与了他所描写的事件，他曾当过同佛朗哥分子进行战斗的西班牙共和派的参谋。在他的特写中，不仅感到他是一个通讯员，而且还觉得他是一个聪明的、具有观察力的作家。这位著名的苏联记者对他所描写的事件表明了个人的态度。这一点使他的特写增添了无比的光辉，使他的那本《西班牙日记》成了三十年代最优秀的书籍之一。这就证实了这样一条真理：没有记者的创作激情，特写是不能够对读者产生强有力的印象的。

① 米哈伊尔·柯尔卓夫（1898—1942）是苏联作家、记者。

——译者注

“有人对我讲：‘这个题材没有意思’，或者说‘这个生活领域普普通通，因此不值得写特写’。对此我总是这样回答：‘如果你对那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生活领域没有什么个人兴趣，那就可能觉得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意思。如果你把这一生活领域当作你心爱的东西去对待，那么无疑你就可以写出一篇有内容的特写，就能够吸引读者。’

“我想，对于一个特写作者来说，获得某方面的专业知识，是会对他有益处的。这使他有可能更好地去研究他所从事的工作领域，而对事物的了解会激起记者对它的更大兴趣，使他对事物的认识更加深刻，迫使他更加关心特写的质量，因为凡不了解的东西，通常也不会使作者激动起来。

“在报社工作的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是那些众多的书写厚厚的生活教科书的作者之一，要永远记住这一点。《真理报》的政治评论员尤里·茹科夫写过一本书：《这十七年……》，这本书与他写的其他书籍一样，都是一些特写和旅途感想。这位记者很熟悉他所写的事物。尽管这十七年早已成为历史，但是，人们却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他的这本书。原因很简单：作者被他所写的事物打动了。作为特写作者的茹科夫，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党的政论作家。

“但也常有这样的情况：你把某一个记者的特写收集起来，读完后才明白，这是一些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东西，没有共同的思想，因此不能汇编成书，因为它们‘放不进’书里去。

“据我看，现在报纸刊登的特写的数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刊登的特写少得多了。

“现在经常发表的特写，都是谈论日常生活问题，道德问题。当然，这也很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特写的领域和范围要广泛得多，内容要丰富得多，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和道德方面的题材显然是不够的。特写作者所能做到的，远远不止这些。读者想要看到我们国家和我们人民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活动，能够象身临其境那样看到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及科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写作者有责任鲜明生动地反映这一切。比如说，我们在地质学研究领域，正进行着巨大的工作，它为祖国发掘出深埋地下的大量宝藏。可是，报纸上经常发表有关地质科研方面的特写吗？我只提及了这一个方面的题材，而这类题材多得很。

“在某些编辑部存有这样一种见解：特写可以在今天发表，也可以推迟到任何时候。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忘记了一点：特写作者写的是当前大事，是他几天前看见的和观察到的事物。特写往往在大部头的文艺性杂志上发表，然而，一篇特写从交给编辑部手稿到发表出来，其时间长得简直叫人无法容忍。这种情况既使作者扫兴，也使读者兴致索然。

“我认为，在报纸的版面上应该给特写留出一个重要的地位。也许，不妨出版一种专门的月刊，里边完全刊登特写文章，并配上图片，以便让读者确信，文章所写的，全部符合实际。

“我想，领导这种杂志的编辑要精通这一文体，而从事

这一文体写作的作者也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对这种文体特点的充分谅解。你可以把这份杂志想象成特写作者技巧的范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创作中心，特写作者可以在这里聚会，交换意见，进行讨论。这种杂志还可以促使报纸的编辑更加经常地发表特写，向读者介绍新的作者。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特写的主人公都是人。但是，特写作者描写的人的肖像意味着什么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最好还是请教高尔基写的有关列夫·托尔斯泰、加林一米海依洛夫斯基的特写。这是关于人，关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关于人的天职的报告文学的顶峰。

“阿纳托里·阿格拉诺夫斯基^①关于设计师，关于建设者的特写漂亮极了。作者熟悉他所写的人。如果你从旁边观看英雄人物，浮皮潦草地了解他的生平，那么写出的特写就是枯燥无味的，冷若冰霜的，最多也不过是一篇消息性的特写。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描写那些我们不大熟悉的人，而对这些人我们应该深刻了解。在现代的新闻特写作品中，很少见到我们当代人的天才的肖像。”

……他坐在打字机旁，这时的心情就如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写作时那样。想出了多少方案，做了多少次修改呀！而他是一个有多年的丰富的创作经验的人。

是的，这反映了阿加波夫的创作态度——勤劳，对读者

① 阿纳托里·阿格拉诺夫斯基（1922年生），苏联作家，政论家。——译者注

的责任感，埋头苦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在福楼拜①的一封信中看到了这样的话：“为了写成一页半稿纸，我涂抹了十二页！而布丰②涂改了十四页！”阿纳托尔·法兰士③有一次说过：“你们大概认为，是天使赋予我一页又一页，一章又一章，是我一气呵成的吧？我很少觉到有灵感；在我的笔下没有任何抒情的东西；它不会跳跃，它静静地，不慌不忙地，在小路上漫步……我写起来很吃力；当有人对我说：

‘亲爱的先生，请您为我写出一百或一百五十行的文字。’对此我总是这样反问道：‘写出多少行，一百行或一百五十行，这完全不是一回事！’我觉得自己就象一个受到功课压力而痛苦不堪的孩子一样。”

阿加波夫对自己写出的东西从来不感到满足；他常常觉得，本应做得更好一些；他往往惴惴不安地翻开自己的文章……

记实赋予特写以真实性，可信性。特写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然而，如果没有记者从旁表示自己的态度，那么事实本身也不会起什么大作用。为了老实地、有条不紊地叙述事实，光靠速记或者记录就足够了，对此不需要什么

① 福楼拜（1821—1880）为法国的作家。——译者注

② 布丰（1707—1788）——法国的博物学家、作家、进化思想的先驱者。——译者注

③ 阿纳托尔·法兰士（1844—1924）是法国的小说家。
——译者注

特殊的文学才能。特写作者并不是收集所有的事实，而是从中选择最有意义的，然后加以分析，概括，使其具有生命力……特写作者向我们反映的是人，是他们对生活、对生活环境的態度。但是，怎样才能学到这一艺术呢？

“对于特写作者来说，最好的教师是他周围的生活，是他能站在党性立场上思考问题，善于从平凡的事件中看到不平凡的东西和从不平凡的事物中看到平凡的东西。创作特写的‘生产工具’是特写作者自己。可以搜集到最好的素材，但是，如果‘生产工具’不正常，那么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好的结果来。

“您问特写的结构吗？结构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这完全取决于作者的个人特点。有的人让情节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展开，有的人则让情节自由地展开，就象旅游者面前的条条曲曲折折的道路一样。”

他进一步说：“我觉得，特写的结构与抒情诗最近似。特写作者所要描写的，是他周围的东西，他要表示自己对人的态度，对他所看到的事物的态度。显而易见，他是以个人的名义来讲话的：‘我看到了’，‘人们向我介绍’，‘我同他们谈过……’。有的编辑把这看成是很自然的现象，但也有有的编辑似乎觉得，记者在吹捧自己，认为这是不谦虚的，因此就不遗余力地把原稿中在他看来是很讨厌的‘我’字全给划掉……

“我们常常讲，编辑部的创作环境很重要。但是，是否每个编辑都关注这个问题呢？是否每个编辑都善于并且力求

同编辑部的记者建立创作联系呢？请您打开法国共产党的报纸《法国文学报》，您会看到一篇采访记的标题是这样处理的：这个标题把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二者的姓名全用大号字印了出来，虽然读者知道，被采访者的名字是主要的。但是，采访著名作家的记者的名字被以同等的身份刊登出来了，该报编辑部想以此说明他们对自己记者的尊重。我们看到，对记者竟是如此的尊重：他的名字用醒目的铅字刊登在版面上。这样做很对！这除了表示对记者的尊重之外，还能加强他对自己名字的责任感，加强对他自己所写的文章的责任感。

“比如说，有的记者记录并加工了某人的谈话，而报刊竟不提及这个人的名字，我真不明白，怎么竟会发生这样的事，而这样的事到处可见。如果一个人，即使他是一个富有经验的人，有许多东西需要讲出来，但他又不会很好地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那么最好是由有才干的记者来描写他或者采访他，请他发表谈话。如果我们把记者的作用降低为‘记录员’的作用，那我们就有可能走上取消新闻事业的道路。

“据我看，一个编辑的艺术不在于修改文章（文字校订者是可以胜任此项工作的），而在于引导记者，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干。某些编辑把编辑部的记者看成是自己的下属，看成是不需要特别思考就可以替他们完成任务的工作人员。这样想和这样做的编辑，要想办好报纸是不可能的。如果编辑部的记者是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那他就应该自己